



## 大会

第五十九届会议

正式记录

## 第十六次全体会议

2004年9月29日星期三下午3时举行  
纽约

主席： 让·平先生 . . . . . (加蓬)

下午3时5分开会

议程项目9(续)

一般性辩论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外交部长尊敬的塞巴斯蒂昂·安尼法尔阁下发言。

**安尼法尔先生**(密克罗尼西亚联邦)(**以英语发言**)：我荣幸地代表我的太平洋岛国密克罗尼西亚联邦人民和代表我们的总统约瑟夫·J·乌鲁塞马尔有机会在大会第59届会议上发言。

主席先生，允许我就你当之无愧地当选这一崇高职位向你表示祝贺。我还要赞扬圣卢西亚的朱利安·罗伯特·亨特先生作为大会第58届会议主席提供了出色的服务。

不幸的是，最近发生了如此众多的灾难事件，使无辜生命丧生，而时间又不允许我一提及。每当我们听说由于自然力量带来的痛苦——无论是地震、风暴或是其他灾难——我们的心总是同情受害者。作为太平洋岛屿国人民，我国人民感到特别同情在海地、格林纳达、牙买加、古巴、开曼群岛、巴哈马、佛罗里达和日本及中国以及我自己的国家和在太平洋上的其他地区，如关岛、马里亚纳群岛和纽埃岛等地最近发生的台风和飓风的受害人。不用科学家也会看

到，此类风暴现在发生的越来越频繁，其破坏力越来越强烈。

我们还必须为恐怖分子继续杀害声明而表示极大的悲哀，我们最强烈的谴责那些错误的认为他们的事业会得到此种误导行为的推动的人们。所有人类生命都是宝贵的，但最近在俄罗斯的贝斯兰对学童采取的恐怖罪行特别邪恶。世界必须同声谴责这些负有责任的人们。

我遗憾地指出，除了努力打败恐怖主义之外，本机构还必须找到更为有效地打击政府资助或容忍的种族灭绝现象的手段。不能让那些剥夺整个人民基本生存权利的人享有庇护场所。

今天很明显的是，表示谴责和甚至多边条约都无法阻挡这些人。随着我们的技术提供了更为有效和方便的大规模破坏手段，今后数年的光明前景会受到难以想象的噩梦的影响。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人民知道，即使我们的遥远岛国的居民也无法因地理遥远而免遭此种对人类犯罪的威胁。这种威胁是谁也逃不走的和人人都在其中的。虽然相对而言我们人数不多，但我们许多优秀的年轻公民今天同其他人一道站在反对暴君和压迫的前线。我们不会推卸我们的责任，但是如果存在着使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C-154A)。更正将在届会结束后编成一份单一的更正印发。



此类犯罪成为过去的一线希望，这一承诺便不可能是有条件或有选择的。它必须是普遍的。

即使我们鼓起集体采取行动的意愿来通过集体行动抛弃人类本性中黑暗的一面，我们必须在全球范围更加努力，消除为发起恐怖主义和种族灭绝的人提供肥沃土壤的条件。这些条件包括贫穷、饥饿和无法获得充分的清洁水、卫生、保健和教育。当然，所有这些条件对于研究《联合国宪章》的人都是很熟悉的。由于本组织开展了大量工作，统计工作者得以查明过去 60 年期间取得的重大、甚至是急剧的进展，因而在我们致力于实现这些千年发展目标时，可指望这些趋势继续发展下去。

但趋势对于将在今天、明天或后天饿死的儿童而言并没有多大的意义。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对于拼命想以每日不足 1 美元的生活费养活一家人的人而言没有什么安慰而言，因为他们看不到改善这种处境的任何希望。世界除了通过我们的机构和其他机构采取行动提供直接援助外，还必须加倍努力，因为要走的道路还很漫长，也因为我们的星球每天都变得更为危险。

如果说我刚才提到的情况的挑战性还不够严峻，我们现在还知道，国际社会在保护地球免受环境灾难之害方面面临着范围广泛的复杂任务。我们人类坐在遗传阶梯之顶，很容易污染世界万物之巢，而多数人都同意认为，这就是在某种程度上正在发生的情况。有一件事是显然的：只有我们人类才能对此采取某种行动。这里涉及相当大的代价，而且不仅涉及经费。总有一天，工业化世界必须深深改变其根深蒂固的能源耗费模式，并作出其他调节。另有些人说，发展中国家必须转而采用初步成本较高的更可持续的发展办法。

世界各国能否负担得起完成所有这些工作的代价？经济指标表明，我们是负担得起的。这是一种意愿、决心和毅力的问题。世界并不缺乏财富。从任何标准衡量，工业化世界的人民今天享有的生活水平远远比以前要高。许多发展中国家也没有落后得太远。

但是，在切实采取必要步骤克服我提到的各种困境时，我们面临着真正的挑战：决定如何本着 8 项千年发展目标的精神，最明智地分配资源，并据此采取行动。

人类必须继续高度优先重视消除贫穷和饥饿，要得出这一结论并不需要极大的聪明才智。同样，日渐显然的是必须认真保护我们地球的环境和资源。但要适当分配资源、确定正确的时机并采取行动来实现这些目标，就必须具有我们能够调集的几乎每一种科学、经济、政治和道德能力。

这一进程必须涉及一种公平的办法，而不应有任何感到内疚、责备或妒忌的余地。虽然确实需要采取行动，但不必感到惊慌。我们的星球依然能够得到拯救，令人绝望的社会条件也能加以克服。但我们都必须作出承诺，表示同情，并按照公平的责任分工，发挥各自的作用。我们必须摆脱指责和专横的自私行为，我们还必须开始执行这项任务。

我国对于若干问题感到关切，对此我将简要加以具体说明。

首先，密克罗尼西亚期待于 2005 年 1 月在毛里求斯召开国际会议，该会议将对《巴巴多斯行动纲领》进行至关重要的 10 年审查，其重点是讨论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在谋求可持续发展时的具体需求和脆弱性。过去 10 年期间，我们看到了由于秘书处的密切参与和支持而在执行《行动纲领》方面的进展。但需要加快这种进展。该国际会议将使我们能够查明需要对方针作出哪些至关重要的更正并实际作出这些更正。自然，在过去 10 年期间，我们也看到出现了最初没有予以对付的新挑战和新问题。因此现在也可以考虑这些挑战和问题。总之，该国际会议的成果应该有针对性，可以此对执行《行动纲领》的进展加以跟踪和衡量。

当然，只有岛国的代表能够与会，国际会议才能取得成功。因此，密克罗尼西亚吁请捐助界向信托基金提供慷慨捐助，使岛国在会议上拥有充分的代表

性。在这方面，我必须感谢和赞赏已经提供捐助的国家。发展中国家伙伴和发达国家还应作出一切努力，以尽可能高的政治级别参加这次会议，确保国际会议获得为有效实施其成果所必需的政治支持。

与小岛屿国家联盟其他成员一样，密克罗尼西亚脆弱性中最重要的，或许是我们极其严重地遭受全球气候变化的有害影响。10 多年以来，我们一直在本机构以及其他地方表明我们对气候变化几乎每个方面的观点。这个问题的一个方面是使我日渐感到严重关切的原因，因为这场辩论的发展超出了气候变化是否应该对之采取行动的问题，也因为这一方面必须涉及环境的道德标准。

与多数岛国一样，密克罗尼西亚人民拥有与大自然和谐共处的传统。因此，我们留下的生态“足迹”很小。虽然我们生活在岛屿的人可以而且必须作出更大的努力来制止不可持续的做法，但显然我们对造成环境危机所起的作用很小，我们对解决这种危机也几乎无能为力。但我们是首先受影响者之一，甚至面临着可能的灭绝。

但就低地岛国居民而言，切实可行的选择办法少之又少。在最好的时代这些岛屿的土地就已经供不应求，而这些土地早就被人占有。与浪漫的幻想相反，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可利用的荒岛；岛屿居民往往已经出现集中化的趋势。先前旨在重新安置岛屿居民的努力，已对有关人民造成了苦难并使其文化遭受丧失。对我们之中面临文化遭受消灭前景的人而言，工业化世界中的已经是膨胀的生活方式的继续不断升级看来并不是一种“更大的好事”。我们继续支持小岛屿国家联盟关于立即实施《京都议定书》的要求。

密克罗尼西亚水域及其广阔的专属经济区提供的大量出口和许可证收入，迄今是我国预算仅次于外国援助的最大经费来源。渔业也几乎是每个太平洋岛国的最重要资源。沿海国和远洋捕鱼国采用的合作办法，在可持续养护和管理这些资源方面至关重要，因为我们现在知道这些资源并不是用之不尽的。

因此，密克罗尼西亚欢迎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制定的《养护和管理西、中太平洋高度洄游鱼类种群公约》的生效。我们吁请已加入制定该《养护和管理公约》进程的所有国家和实体高度优先重视在落实其条款方面进行充分合作。

我要明确表明我国日渐对深海拖网捕鱼做法的关切。太平洋区域实际上拥有数以千计的海隆，科学家正在发现海隆具有极其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它们对千秋万代具有极大的潜在价值。但由于目光短浅，太多的人正在这些深海区域使用拖网，他们对底下的海床造成的损失一无所知也漠不关心。

现在迫切需要加强和协调将科学的重点放在查明和管理对生物多样性和深海环境的危险方面。我们必须拓宽我们目前对这些独特海洋生境不充分的了解，确保以可持续方式管理它们。同时，鉴于现行做法构成的危险，我们敦促国际社会实行和遵守暂停深海拖网捕捞。

尽管 2001 年延长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确定的大陆架划界时限，但密克罗尼西亚和许多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仍在履行此义务方面面临持续困难。问题是缺乏财政资源以及获取及核对非常复杂的科学数据所需的科学技术专长。如果没有捐助界有的放矢的援助，则即使延长的期限，像密克罗尼西亚这样的国家也极其难以提交有关大陆架界线的必要呈件。

作为邻居和岛屿同胞，我们对马绍尔群岛共和国人民因核武器试验而遭受的死亡、疾病和破坏在将近 50 年后仍没有得到充分赔偿感到悲痛。最近解密的文件表明，最初的解决办法没有以马绍尔人民和前托管地其他人民的完整情况为依据。我们同其他会员国一起要求美国充分履行其责任。

今年，密克罗尼西亚愿对联合国改革、特别是安全理事会改革和接纳我们邻国日本为安理会理事国再次表示支持。我们对在这个主要问题上似乎没有取得进展越来越感到关切。

我要谈论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太平洋区域的安全。我国总统曾在最近于萨摩亚阿皮亚结束的太平洋岛屿论坛年会上，同各领导人一起表示共同关切：尽管最近各方对全球安全问题颇为关注，但人们却置太平洋岛国于不顾，基本上任其自行应付有组织犯罪和恐怖主义威胁。我们正在努力处理这些领域的弱点，但我仅在此指出，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北方对我们庞大区域有可能被罪犯和恐怖主义分子利用置若罔闻，这不符合其自身最佳利益。除了其他传统官方发展助外，我们区域还需要一系列有的放矢的援助。

我再次表明，出席大会并讲话对我们来说乃是极为珍贵的机会。现在对联合国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烈，随着岁月流逝，《联合国宪章》的重要性和相关性似乎与日俱增。在此困难时代，我们密克罗尼西亚选择不灰心丧气，而是振作起来，相信在此与会的世界各国可以共同建设一个不仅更美好、而且值得今后世代继承的世界。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乍得共和国外交和非洲一体化国务部长纳戈姆·亚马索姆先生阁下发言。

**亚马索姆先生（乍得）（以法语发言）：**首先，我要代表我国代表团成员和我本人，祝贺主席先生你当选大会主席。你的当选是对我们中非次区域和贵国加蓬共和国的崇高赞誉。这也表明你作为政治家的能力得到承认，我们的工作也有了成功的保证。我还要感谢和祝贺你的前任及其工作班子在有关伊拉克危机的激烈辩论所标志的特别紧张环境中，执著和积极地做了大量工作——赢得各方普遍赞赏。

最后，我要向联合国秘书长我们的兄弟科菲·安南表示他特别受之无愧的敬意，他为此世界建立持久和平和可持续发展所发扬的奉献精神 and 做出的不懈努力值得称赞。他可以在目前大胆果断从事的各项主动行动中，特别是在处理非洲问题和非洲冲突过程中，依赖乍得的支持，从而通过这些主动行动为恢复联合国信誉做出贡献。

当我们一年前在大会发言并重申致力于捍卫人类的伟大事业时，我们曾利用那次机会谴责恐怖主义和可以使我们世界误入歧途的各种形式的盲目暴力和不宽容现象。我们当时忆及，我们各国都必须适用《联合国宪章》，对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恐怖主义行径——或被认为是恐怖主义的行径——做出回应。我们重申这些呼吁，并再次要求我们各国怀着责任感，以一切可能的方式共同采取行动制止这些重大祸害，它们在实际方面和社会经济方面都对全人类构成严重威胁。

就打击恐怖主义问题而言，乍得政府就其而言正在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373 (2001) 号决议，同适当联合国机构积极合作，以便加强其防止和打击这一祸害的国内能力。

过去一年对乍得和许多非洲国家来说，是一个对各地肆虐的武装冲突感到严重关切的一年——这些冲突挟持了和平的人民，破坏了我们各国的稳定，并仍在危及目前旨在建立民主体制和促进社会经济进步的共同努力。

然而，让我们指出，尽管遇到重重困难，但人们根据导致乍得总统伊德里斯·德比阁下连任第二任期的议程，正在以合理速度逐步取得各项成就。这项议程完全符合千年发展目标，并谋求通过善政创造有利于加强国内和平与稳定的条件，以便使我们可以促进社会各阶层的教育和健康、就业——特别是青年和妇女就业——以及各种不同力量之间的协作和从各国内实体中生成的能力。为了使我们可以有效地致力于战胜贫穷和艾滋病毒/艾滋病和疟疾等大流行病，必须从事这项工作。我在此忆及，在这项议程中，扫盲和战胜愚昧都用大写字母书写，该议程所依据的最重要原则是：和平、安全和正义。没有这些原则，就不可能建立一个确保民主和尊重人权等普遍价值观念的社会。

另外，我国国民代表会议已承担调整我国立法以适应国内和国际现实的任务，该会议于 2004 年 5 月 26 日承诺按程序订正 1996 年 3 月 31 日通过的《基本

法》若干条款。该程序将依照民主和基本自由的要求调整宪法，符合自行批准修正的《宪法》最后条款。

在目前全球化经济环境中，游戏规则不断被推翻，特别是被最大国家损害较穷国利益补贴其本国农业产品的做法所推翻，从而使解决此类发展问题的各项努力毫无结果。我们这些国家严格执行结构调整措施的工作甚至仍然受到外债和复杂社会问题双重影响的严重威胁。这些问题实际上使发展中国家无法采取刺激经济增长的行动。

除了石油资源之外，由于国际市场商品价格的波动，我们看到出口收入正在下降，并且主要由于补贴政策引起的损失继续增加；然而，各国并不急于通过履行在历次发展会议上所作的承诺帮助最不发达国家。

在这方面，请让我谈谈棉花倡议，其目的是为有害于非洲棉花生产国经济的补贴造成的损害寻求补偿。越来越迫切需要确保遵守竞争法，被称为是自由市场的主要提倡者和捍卫者的国家现在看来无视竞争法。

更有甚者，除了国际经济环境的内在困难之外，这些农民今天面临着一种完全不同的威胁：蝗虫的入侵。这给萨赫勒和撒哈拉国家带来了饥荒的阴影。乍得是蝗虫的天然生殖区，也被认为是蝗群迁徙的走廊。

除了其他困难之外，面临蝗虫入侵的地区正是保护苏丹难民的地区，因此，局势更加令人感到关切。我们各国在我们伙伴的协助下采取了适当措施；我们因此能够对付第一批蝗群的进犯。但是，威胁仍未消除。

面对蝗虫破坏粮食作物造成的人道主义危机的风险，在仍然有时间的时候我们必须调动财政资源和必要的技术及后勤手段，以限制这一祸害。我们感谢向我国提供帮助的国家和国际机构，并且我借此机会重申我国政府对国际社会的呼吁，要求为防止蝗虫威

胁采取积极的行动。对这项呼吁所作的反应将帮助我们为预防行动建立适当的机构。

在谈到自然灾害时，我必须提到造成极大破坏的热带低气压的后果，在过去几周里，在加勒比岛屿人口中造成了数以千计的受害者。我们向这些人民表示同情，并且我请富裕国家提供必要的援助，帮助他们的灾后恢复。

除了自然灾害之外，武装冲突也使我们人民遭受的社会危机更加恶化。在 2004 年，我国和联合国参加了紧张的外交活动，除其他外，这些活动涉及乍得和苏丹边界上的人道主义和安全局势。我国政府严重关注这一局势，它产生于达尔富尔叛军同喀土穆中央政府之间的冲突。敌对行动的范围以及冲突各方对平民人口的过渡的暴力行为造成大批苏丹难民源源不断流入乍得东部和东北地区。这一流动对我们人民和环境造成了后果，由于土壤和气候的干旱，我国生态系统本来就处于岌岌可危的脆弱状况。

乍得共和国总统很快了解到冲突的后果，保证帮助我们的苏丹兄弟找到和平解决方法，提议在双方之间进行调解。他亲自发起了有关达尔富尔冲突的苏丹内部谈判，导致于 2003 年 9 月 3 日签署了《阿贝歇协定》。该进程之后于 2004 年 4 月 8 日达成有关人道主义停火的恩贾梅纳协定，以及 4 月 25 日有关联合委员会的协定；这些将为最终全面解决冲突的谈判提供一个框架。

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对达尔富尔人民经历的悲剧无动于衷。我们比其他任何国家更有责任帮助我们的苏丹兄弟实现和解。我们不遗余力地帮助奥马尔·哈桑·艾哈迈德·巴希尔总统及其政府解决达尔富尔冲突，同时尊重他们国家的主权。

这样，我们面临受到指责我们偏袒一方的叛乱运动的批评的风险，以及乍得人民对达尔富尔人民感到的不满。这显然同广泛的误传相矛盾，误传说乍得政府可能支持对苏丹合法当局的某种反叛，而我国同苏丹当局在所有领域里保持着密切的友好与合作关系。

我们绝不会停止同非洲联盟一道进行的调解活动，敦促我们的苏丹兄弟一劳永逸地放弃战争，并促进真诚的对话，以便解决冲突。

尽管由于立场僵化最近出现的不确定因素，我们寄希望于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总统、非洲联盟现任主席奥卢塞贡·奥巴桑乔总统阁下赞助下的阿布贾会谈。我们认为，苏丹政府可望完全遵守安全理事会第 1564 (2004) 号决议，以便为人民返回家园创造有利的条件，该决议人通过之后将采取补充措施，以说服达尔富尔危机其他各方在谈判桌上采取建设性的方法。我们希望，国际社会将对各方采取坚定态度，以便促进达尔富尔危机政治解决进程的圆满结束。

在乍得和苏丹边界上人民经历的整个恐怖时期，明显出现了国际团结。我必须表示乍得共和国政府对国际社会向我们提供的多种形式的援助的赞赏，这使我们能够向难民提供帮助。

我也谨请在座各国和组织的代表向各自国家和组织的有关当局转告一项呼吁，请继续或重新向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不管是来自苏丹南部或是我们在我国南方向其提供庇护的中非南部的难民。

我也谨请国际社会帮助东道主地区的人民，不仅向难民提供庇护所，而且也使他们能够重建被难民意外流入所影响的社会经济结构。如果我们不小心，难民的流入及其在乍得的长期存在可能产生危害我国安全的后果。

乍得同意遵守它自由作出的国际承诺，正在接受难民并照顾其安全。从长期来看，我国获得的国际支助应该集中促进难民在合理的短时间内自愿返回原籍国。因此，向难民提供的国际援助的制定和执行不应永久维持难民在乍得的存在。

我们一方面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减轻我国领土上难民的痛苦，同时我们坦率指出，我们绝不会允许乍得被当作采取颠覆行动、恐怖主义行动，或是对难

民原籍国的机构发动敌对或破坏行动的基地。因此，乍得政府将以其目前立场所反映的明确态度，对从事这种活动的难民采取行动。

正在达尔富尔蔓延的危机导致了严重的人道主义和治安状况，但这并没有分散我国对本大陆其他类似问题的关注。我国正在密切和非常关心地注视着非洲和世界其他地区其他冲突的演变。我们高兴地看到，非洲联盟和联合国正在努力寻找持久解决办法；我们愿意尽最大努力，提供帮助。因此，乍得政府决定对维持和平行动部概述的需要做出反应，向联合国提供一个由 150 名合格士兵组成的分队。

在这个庄严时刻，我们怎能不指出，本组织的结构存在不公正和不民主的情况？我坚定地表示，我国仍然支持非洲关于联合国结构改革——包括关于增加安全理事会席位和改革安全理事会——问题的共同立场，以保证所有地区都有公平代表。我国非常赞赏科菲·安南秘书长关于联合国改革问题的所有举措，我国有兴趣地期盼着目前正在进行的审议工作的结果。目标是振兴联合国。所有建议都应该帮助我们提高各主要机关的效能，提高目前和今后各基金和方案的效能。

为此目的，我国要求考虑各会员国和国家集团在大会多次重申的关切和观点。乍得同样感兴趣地期待着全球化问题的研究结果：全球化目前的特点和方向绝对没有使较弱经济或转型期经济从全球化提供的机会中充分受益。

还应该指出另外一个不公正现象。我必须提请大会注意将台湾中华民国 2 300 万男子和妇女这样一个大社区排除在我们行列之外这个问题。这些男子和妇女日益在国际贸易中展现影响力，在全世界创造财富，应该让他们充分参与关于影响其生活和全人类生活的各议题和各领域的决策。让他们积极参与关于许多国际关注议题的辩论对联合国有益无害。毫无疑问，他们的贡献将丰富大会的辩论，将帮助我们建设世界各机构、基金和方案的活动能力。



各武装冲突留下令人不安的问题，其中包括埋藏的丢弃弹药和未爆弹药，特别是杀伤人员地雷。秘书长在提到地雷危险时指出，埋藏的数百万件可怕武器不仅静悄悄地等待着杀害或者伤残无辜儿童和妇女，而且，其存在——甚至仅仅存在一枚地雷所造成的威胁——就可以阻止种植庄稼的活动，断绝整个村庄的生计，从而在重建和发展道路上制造另一个障碍。乍得正在积极参加不久将在内罗毕举行的渥太华公约审查会议筹备活动，并且将继续采取行动，铲除所有这些武器，从而实现无地雷地球的目标。

我借此机会毫无例外地感谢帮助我们建立和执行人道主义排雷方案的所有国家和所有政府间机构和非政府机构。我们要求他们继续慷慨解囊，我们要求他们向地雷受害者中的幸存者提供援助，帮助设计和执行各种方案，使这些人能够在社会方面和职业方面重新融入社会。我呼吁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加入这项人道主义活动，加入禁止杀伤人员地雷的《渥太华公约》。

**主席（以法语发言）：**下面请毛里塔尼亚外交和合作部长穆罕默德·瓦勒·乌尔德·贝拉勒先生阁下发言。

**乌尔德·贝拉勒先生（毛里塔尼亚）（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我高兴地祝贺你和友好的贵国加蓬担任大会第五十九届会议主席，你是当之无愧的。我们深信，你的娴熟技能和丰富经历将保证我们的工作能够取得成功。我还感谢你的前任朱利安·亨特先生，他出色地指导了上届会议的工作。我还真诚地祝贺科菲·安南秘书长和他领导的整个团队，他们做出了巨大努力，以实现本组织的各项崇高理想。

请允许我对上届大会以来开展的活动、尤其是对经济及社会理事会6月在纽约举行的高级别部分关于“为在执行《2001-2010 十年期支援最不发达国家行动纲领》框架内消除贫穷而调动资源和建立有利的环境”的主题深表满意。今年4月，我国荣幸地举办了我们分区域的筹备会议，各国政府部门和各国国际伙伴以及本区域各民间组织参加了会议。

我们欢迎努力确定优先秩序，欢迎制订必要措施，执行发展筹资问题蒙特雷国际会议各项建议、可持续发展问题约翰内斯堡首脑会议各项决定和各项千年发展目标。在此，我谨指出，只有八国集团和其他工业国家共同努力，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支持和援助，才可能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在这方面，我谨重申，我国支持《消除饥饿和贫穷行动纽约宣言》。

我们如何处理暴力和恐怖主义问题，这与能否实现千年目标和能否保证安全与稳定密切相关。恐怖主义是一个全球问题，其解决办法也必须是全球性的。反恐斗争必须以不同文明相互补充的思想和文化视野为基础，必须坚决反对国家之间的对峙。

此外，还必须指出，富国和穷国之间发展程度的悬殊是不公正的，因为贫穷和社会、科学、技术不发达状态是造成紧张关系、暴力和极端主义的一些主要原因。恐怖主义现象增加，恐怖主义造成恐惧和破坏，这迫使国际社会进行更密切的对话，加强协调，共同努力，面对威胁全人类的各种危险。

我国——毛里塔尼亚——坚决谴责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坚决谴责劫持和杀戮人质的行为，我们重申，我们决心打击这种现象，这种现象与我国社会和我们的神圣伊斯兰价值观格格不入，因为我国社会和我们的神圣伊斯兰价值观反对暴力和极端主义，主张对话、谅解、容恕和接受他人。

中东地区没有安全和稳定，极端主义和暴力现象增加，我们所有人都深受其害，其主要原因显然是国际社会一再拒绝履行关于建立全面、公正和持久中东和平和建立与以色列共存的独立巴勒斯坦国的承诺。

这就是为什么由安全理事会、大会和所有有关区域和国际行动者，包括“四方”所代表的国际社会现在迫切需要一道作出努力以便在中东实现和平与稳定。中东与世界其他地区已经由于战争的破坏性后果而遭受了如此长久的苦难。

现在是实施阿拉伯和平建议的时候了。根据这个建议，阿拉伯国家保障全面和平、承诺以色列完全

从巴勒斯坦，叙利亚和黎巴嫩领土撤退到 1967 年 6 月 4 日的边界为条件与以色列建立正常关系、建立以东耶路撒冷为新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以及以双方同意的方式公正地解决难民问题。显然，除了根据马德里会议规定的条件、以土地换和平原则、路径图以及有关国际法规定执行和平进程和恢复所有方面的谈判之外，没有实现这个崇高目标的其他途径。

我们正在关心地关注着伊拉克局势的发展，我们重申对伊拉克的统一、领土完整、主权和独立以及它的内政不受干涉的承诺。我国还重申支持兄弟的伊拉克人民、其临时全国委员会和它的临时政府努力克服阻碍其实现安全、稳定和建立国家机构的愿望的各种困难。

我们还关心地注视着达尔富尔局势的发展。我们欢迎苏丹政府与非洲联盟、阿拉伯国家联盟以及联合国合作作出值得赞扬的努力，以解决这场危机的人道主义、安全和政治方面的问题。我们呼吁所有区域和国际行动者支持那些努力，并给苏丹政府它所需要的时间来履行其承诺，而不对其发出进行武装干预、实行制裁的威胁，或进行旨在使达尔富尔问题带上民族或宗教派别色彩的任何争议性的宣传。在这方面，我欢迎继在阿布贾和恩贾梅纳举行的由非洲联盟支持的和平谈判之后取得的积极结果。我鼓励各方继续进行对话和谈判进程，因为这是解决危机的唯一途径。

我现在谈西撒哈拉问题。毛里塔尼亚支持联合国及其秘书长为达成一种给该区域带来稳定并得到各方同意的最终解决方法而作出的努力。

我国坚定地致力于在我们的一体化区域组织的框架内建立以合作和相互团结为特点的关系。我们深信需要有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它继续是旨在使该区域各国人民实现更大程度的互补性和团结的不容置疑的战略选择和很有雄心的项目。我国谋求通过“五加五”做法和巴塞罗那做法来加深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谅解和文化联系。

在非洲大陆一级，我们赞扬在该组织范围内在塞内加尔河的利用问题上的团结精神和互补性以及和西非国家的兄弟和友好的双边关系。我国欢迎非洲联盟的机构和机关最近作出的决定，特别是组成一个非洲议会以及建立和平与安全理事会。这些机构将构成一个框架，使我们能够克服目前的所有问题。

在国际级，毛里塔尼亚重申它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在这方面，我们赞赏中国政府努力以和平方式实现统一。

我国荣幸地主持本届阿拉伯国家联盟外交部长级会议。我强调，阿拉伯首脑会议在突尼斯重申了所有阿拉伯国家决心推进改革进程，为此目的而深化民主、扩大政治参与和促进对人权的尊重、提高妇女地位和以下认识：这种改革必须是进步的、逐步的并适合该区域各国人民的具体社会和文化传统，而不是从外部强加的。

毛里塔尼亚正在共和国总统马维亚·乌尔德·西德·艾哈迈德·塔亚先生阁下领导下朝着这个方向作出努力，继续努力建立法治、善政、以及促进人权、言论自由以及个人和普遍自由的多元化民主。

在社会经济方面，我们通过了重要的新法律，例如关于贩卖人口的法律并实行了广泛的改革，这将使我们能够在以下诸方面取得进展：使公共行政现代化以改进其工作，放宽对私营企业的限制，促进投资以及为我们的公民提供像教育、保健和饮用水这样的基本服务。

《联合国宪章》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实现其基本发展目标和确保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共同愿望。显然，国际领域中目前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提出了改革联合国结构的要求，以便扩大安全理事会的成员数目，使它向关键区域，例如非洲和拉丁美洲、重要的集团，例如阿拉伯国家集团、以及为本组织做出重大贡献的重要工业化国家，例如德国和日本开放，以适应正在发生的新变化，并使经过改革的安理会能够更好地反映当今世界的现实和多样性。



我们真诚希望看到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加强国际团结，以建立一种新的、公正的和更公平的、能够保障和平与安全并为每一个人提供一种有自由和尊严的生活的世界秩序。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厄利特里亚外交部长阿里·赛义德·阿卜杜拉先生阁下发言。

**阿卜杜拉先生（厄利特里亚）（以阿拉伯语发言）：**先生，我首先像前面的发言者一样祝贺你当选大会本届会议主席。鉴于时间有限，我将不指出几个与会者和表示敬意，而是直接开始谈对我国，对非洲之角区域，以及对对我们全球社会的所有会员国都至关重要的问题。

当然，我国政府承认并感激国际社会，包括联合国在埃塞俄比亚利用一个称为巴德梅的地方作为入侵借口而向我国宣战之后，为了促进和平而作出的重大贡献。

双方 2000 年 12 月签署的《阿尔及利亚和平协定》，是由包括美国、欧洲联盟、非洲联盟和阿尔及利亚等起草和促成的。而且，到目前为止，国际社会已经为维和部队花了 7 亿多美元。37 多个国家派军事人员参加埃厄特派团各项工作。我们感谢这些国家的贡献。

然而，虽然我们赞扬这些宝贵的贡献，但是我们有义务同样坦率地指出，我们对国际社会在此关键时刻，在整个进程处在崩溃边缘时，未能采取果断行动感到遗憾和不安。国际社会若能履行义务，认真完成此项进程，两国边界早已划定，今天可以成为我们两国人民的欢庆时刻，在联大讲台上欢庆联合国维持和平工作的重大胜利。相反，现在乌云再度笼罩我国，因为埃塞俄比亚坚持顽固立场，因为大国默许埃塞俄比亚违反国际法。

让我回顾《阿尔及尔和平协定》(A/55/686, 附件) 中部分最重要原则。

第一，关于建立仲裁委员会及其权利，《协定》第四条第 2 款规定：

“双方同意应设立一个有五名成员的中立边界委员会，其任务是根据相关的殖民条约（1900、1902 和 1908）和适用的国际法，划定和划分殖民条约的边界。委员会不应有权根据公正善良原则作出决定。”

第二，关于边界委员会决定的最后的、具有约束力的，第四条第 15 款规定：

“双方同意委员会划定和标定的边界应是最后的和具有约束力的。每一方应尊重这样确定的边界以及他方的领土完整和主权。”

第三，关于对违约方应采取的惩罚措施，《停止敌对行动协定》(S/2000/601, 附件) 第 14 段规定：

“非统组织和联合国保证确保双方遵守这一承诺，直至……确定共同边界。……这一保证包括：

(a) 国际社会采取措施，包括在其中一方违反此项承诺的情况下，安全理事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采取的适当措施”

(S/2000/601, 附件)。

边界委员会根据《阿尔及尔和平协定》作出裁决至今已有两年多。这项法律裁决是经过 15 个月的诉讼、无数备忘录和两个星期的口头陈述后作出的。而且，裁决以殖民地遗留边界不可更改这一非洲根本原则为基础，这项原则不是我们制造的，我们必须尊重这一原则，除非我们想要打开潘朵拉之盒，开始无休止的边界流血冲突。

我国政府已经真诚地接受边界委员会的裁决，不是因为我国在诉讼中赢了，而是因为我们坚信，尊重法治及仲裁决定尊严，是保证持久和平的唯一途径。为此，我国政府始终并将继续与边界委员会充分、无保留合作，支持边界委员会的划界决定和标界指示。

另一方面，埃塞俄比亚断然拒绝边界委员会的裁决。埃塞俄比亚总理在去年 9 月 19 日给安全理事会

的一封信中称，委员会的工作已经“陷入无可救药的危机”。埃塞俄比亚总理指责边界委员会的裁决完全是非法、不公正和不负责任的，并要求安全理事会另设机制，标定有争议边界。

当然，埃塞俄比亚没有任何理由拒绝边界委员会的裁决。除了条约规定的义务外，事实上，埃塞俄比亚自己也承认，埃塞俄比亚已经赢得从来不属于埃塞俄比亚的额外领土。这是2002年4月13日边界委员会宣布裁决时，埃塞俄比亚总理、外交部长和部长理事会自己说的话。

埃塞俄比亚处心积虑，事后才决定拒绝边界委员会的裁决。起初埃塞俄比亚相当谨慎，这是试探而已；但当他们认识到他们可以拒绝而不受惩罚时，便胆大起来。埃塞俄比亚总理在裁决公布后整整16个月，才写信通知安全理事会，埃塞俄比亚完全拒绝边界委员会的裁决。从某种意义上说，埃塞俄比亚之所以拒绝，与其说是因为裁决本身内在的任何问题，不如说是因为国际社会的反应。

鼓励埃塞俄比亚拒绝的关键因素，是各国同情埃塞俄比亚的立场，以及某些国家和驻埃塞俄比亚的某些外交使团的同情与支持。

埃塞俄比亚现在提出的应当照顾到人文和自然地理因素、避免造成人口迁移、村庄和家庭分裂的虚假理由和借口荒谬之极，不值讨论。划定边界的基础明确无疑，埃塞俄比亚不能事后提出新条件。而且，非洲边界，而且就此而论，世界其他国家的边界，并非总是依自然河流、山谷而划，以免国界穿越自然村落。

就厄立特里亚和埃塞俄比亚边界而言，1998年，埃塞俄比亚驱逐自1920年代始终居住在巴德梅线以东39个村落中的14500名厄立特里亚人。过去几年，这些人一直生活在厄立特里亚西部简陋帐篷中。由于埃塞俄比亚对我国主权领土的继续占领，另有58000厄立特里亚人继续流离失所。1998年总共有90000多名厄立特里亚人或厄立特里亚裔埃塞俄比亚人被

驱逐出埃塞俄比亚，因为埃塞俄比亚总理宣布，“埃塞俄比亚完全有权驱逐任何外国公民，如果埃塞俄比亚不喜欢他们眼睛的颜色”。现在埃塞俄比亚却借口有几千名定居者可能需要迁移，而阻止边界的标定，危害区域和平。

尽管埃塞俄比亚违反了和平协定，但是国际社会中的大国并未采取重要步骤，以劝说埃塞俄比亚维护法治和遵守其条约义务。相反，埃塞俄比亚继续从大国那里获得大量的人道主义、经济和军事支持。全面的经济制裁可能没有必要，但是，并没有将取消债务、预算支持和向埃塞俄比亚提供的其它大量经济和人道主义援助与该国在和平进程中的积极表现挂钩。因此，对厄立特里亚来说，问题不是埃塞俄比亚在边界争端中的不守信行为，而是国际社会对其违约行为的沉默和默许，这又反过来鼓励了埃塞俄比亚的顽固立场。

令人遗憾的是，联合国秘书处和一些国家提出了——而且在继续审议——一些不相干的问题，而不是采取具体行动，以推动和平进程向前进。这种想法不仅不符合《阿尔及尔和平协定》，而且，如果它们得到执行，将使和平进程受到破坏和脱离轨道，并大大加剧紧张和冲突。我这里是指与秘书长特使有关的问题，以及重新谈判边界委员会具有约束力的最后决定的“对话”。

我要强调，任命特使是在埃塞俄比亚官方正式拒绝边界委员会关于请求安全理事会设立一个新机制的决定仅几周之后发生的。虽然我国政府认为，这样做并没有什么好处和道理，但是，我们也没有立即拒绝该提议。我们通过各种渠道要求对特使的授权和职能作出明确的澄清，强调我们不可能考虑就决定进行任何形式的重新谈判。不幸的是，我们的努力没有任何结果，我们得到的答复也不明确，这只能增加我们原先的怀疑。因此，我国政府通知秘书长，我国认为特使问题——近一年来，该问题一直掩盖关键问题的重要性——无需再谈，并呼吁秘书长把国际注意力重新集中于埃塞俄比亚违反《阿尔及尔和平协定》和法治上。

同样，应当正确看待和理解与埃塞俄比亚进行双边对话的问题。厄立特里亚对实现与埃塞俄比亚关系完全正常化和恢复睦邻关系没有任何异议。我们是邻居，注定要一起和睦地生活。但是，我们不可能本末倒置，在埃塞俄比亚公然违反《阿尔及尔和平协定》和边界委员会决定，强占我们国土的情况下，讨论经济或安全问题，或其它有关合作的问题。事实上，一旦关键的边界问题得到合法与和平的解决，厄立特里亚无需有人居中斡旋，以恢复与埃塞俄比亚的正常双边关系。我必须强调，边界问题不能成为埃塞俄比亚寻求的那种毫无结果的对话的议题。这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

国际社会无所作为给区域和平与稳定带来的后果将是巨大的。我国政府衷心希望，我们在过去两年中目睹的这种漠然态度将及时得到纠正。厄立特里亚已表现出最大的耐心和克制，即使它的主权领土仍被强行占领。但是，耐心是有限度的——特别是考虑到人道主义负担很重，这方面的局面无法维持很长时间。事实上，我们有6万多公民仍然生活在临时营地，无法返回他们的家乡。

秘书长在2004年9月21日向大会发表的讲话中强烈呼吁在国内外尊重法治。厄立特里亚人民和政府感谢他的这一讲话，对此表示完全赞同和毫无保留的支持。由于埃塞俄比亚未受惩罚地拒绝了联合国、其它组织和其它国家认可的仲裁委员会具有约束力的最后决定，厄立特里亚人仍然是违反法治行为的受害者。

厄立特里亚人完全同意，法治始于国内，包括在联合国。决不能忘记，委员会决定的执行得到了秘书长代表联合国签署的一项条约义务的保证。因此，非常重要是要指出，划界进程中的任何僵局都不是无保留和无条件地接受了这项决定的厄立特里亚与拒绝接受这项决定的埃塞俄比亚之间的僵局，而是埃塞俄比亚与联合国之间的僵局。联合国为执行提供了担保，并依据《宪章》第七章，规定了对拒绝执行委员会决定的一方采取惩罚行动。

联合国有义务强制执行法治。这是对法治的违反，也表明联合国在捍卫法律和向我们大家灌输尊重法治的理念方面的集体失败。埃塞俄比亚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厄立特里亚也不应被剥夺对其保护，联合国必须通过履行其条约义务来使用其强制执行法治的能力。

在结束发言之前，我想简要阐述一下我国政府对其它区域问题的看法。我国政府热烈欢迎过去几个月在促进索马里和解与持久和平方面所取得的进展。虽然我们受到埃塞俄比亚强加于我们的战争的阻碍，但我们还是继续为持久与和平解决索马里国内问题作出微薄贡献。我们的做法向来是，在索马里人试图找到他们自己的解决办法时，给予他们支持，以及防止索马里四分五裂和巴尔干化。四分五裂和巴尔干化是由外部因素，而非内部趋势所推动的。

苏丹人道主义危机的严重性已经广为人知，无需在这里解释。但是，当国际社会把焦点放在达尔富尔目前正在发生的情况时，常常忽视了这个原教旨极端主义政权近15年来所煽动的区域不稳定和给人民造成的无比痛苦。此外，全国伊斯兰阵线所推行的基于极端主义思想的政策所造成的影响不只局限于苏丹，而且还影响到了邻国，包括我国。因此，非常重要是，国际社会中的大国要实事求是地看待这一问题，并根据其含义对它进行评估。

最后，我愿重申我国政府对目前正在进行的有关联合国系统改革的辩论的立场。我们确信，尽管联合国取得了许多成就，但是仍在一些方面存在严重不足，需要加以改革和调整。我们最近的经历更是加强了这一看法。我们还认为，需要根据当代现实，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后联合国成立时相关的基准和考虑加以重新审视和调整。此外，安全理事会中的代表权问题必须符合合理区域代表性和公平原则，以及《宪章》规定的主权国家平等的原则。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全国人民委员会对外联络和国际合作秘书阿卜杜拉赫曼·穆罕默德·沙勒格姆先生阁下发言。

**沙勒格姆先生**（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我高兴地祝贺你当选为大会第五十九届会议主席。你的当选证明了非洲大陆的伟大。

我很高兴能在大会发表讲话，谈谈我国利比亚对一些重大而敏感的问题的看法。我们认为，这些问题对于国际联合行动和加强普遍合作很重要。

去年，我们放弃了在大会发言的权利，因为当时非洲联盟主席会代表联盟全体成员发言。然而，现在看来非洲联盟没有外交部长一职，因而各成员国的部长们不得不自己发言。因此，现在我不得不发言。

所有国家显然都同意认为，联合国目前的结构和议事规则有缺陷，而且所有国家都认为需要进行改革。在我们讨论中东、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或世界任何其他地区的改革时，我们必须首先改革联合国。在我们谈论世界上缺乏民主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承认联合国内缺乏民主。此外，由于联合国是各国议会的议会，而安全理事会是各国政府的政府，因此除非我们首先改革联合国的结构，否则我们无权谈论民主和改革。

过去 59 年已经表明，大会只不过是一个没有灵魂的装饰性机构，权力掌握在安全理事会手中，它控制着联合国的所有工作。它是唯一的权威。因此，我国建议，即将举行的大会第六十届会议应成为决定性和重要的届会，应该邀请世界所有领导人参加。我们应该宣布，第六十届会议将作出关于联合国重大改革的决定。愿真主保佑，穆阿迈尔·卡扎菲总统将会出席该届会议。那将是他第一次出席大会会议，也将是一个牵涉与联合国内目前存在的严重和不公正局面相对抗的历史性里程碑。

我们建议在日内瓦这个世界地理中心举行第六十届会议，以便利世界上的所有领导人和总统与会，尽管在日内瓦举行会议将需调拨额外的资金。我国愿意为这一努力提供财政支助。

我们目前有两种选择。第一种选择是，将援引《宪章》第六和第七章的权力从安全理事会转到大会。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我们别无他择，只有宣布大会毫无效力，并停止向这个奄奄一息的机构注入资金。

我们的第二种选择是增加安全理事会的成员数目，将席位分配给非洲联盟、东南亚国家联盟和拉丁美洲等新的实体。此外，必须对否决权进行审查，在扩大安全理事会成员数目的同时，使它接受新规则的制约。

我们要提醒各方注意，如果不实施这些改革，联合国将停止存在，因为单边行动正在联合国范围之外发生。

非洲联盟必须在安全理事会拥有常任席位。这一席位将由联盟的成员轮流担任。

随着大会第六十届会议的临近，利比亚正提出一个独特、大胆和强有力的倡议，要消除其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方案，包括核武器和化学武器，并将相关设备移交国际原子能机构。

利比亚在建议非洲联盟方面发挥了中心作用，并为解放遭受殖民统治和压迫的人民作了有效贡献。利比亚拥有 2 000 公里的沿地中海海岸线，它位于世界的中心，既是冲突的发生地，也是旅游的理想场所。没有利比亚的地中海是不可想象的，没有利比亚的地中海南部海岸也是不可想象的。利比亚是第三种世界理论——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中间理论——的诞生地，并向世界呈献了绿皮书，其中分三节提出了解决社会上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的答案。因此，利比亚应该在安全理事会中享有常任席位。

穆阿迈尔·卡扎菲上校向世界领导人提出了一项建议，并得到了他们所有人的同意。这项建议要求设立一个由纳尔逊·曼德拉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总统和比尔·克林顿总统等组成的智者委员会，它将成为解决我们世界冲突的权威。联合国应该通过一项决议，支持这项建议。



我们都必须继续打击恐怖主义。我们要想消除恐怖主义，就首先必须消除它的根源，而不仅仅只是追查它的零星行动。我们必须铲除它的根源。

如果我们想要石油供应和价格稳定，那么我们就必须防止战争和潜在冲突在油田附近爆发。

最后，穆阿迈尔·卡扎菲上校很快将在他的网址 [www.alqadhafi.org](http://www.alqadhafi.org) 上探讨联合国改革的问题。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东帝汶民主共和国外交与合作部长若泽·拉莫斯-奥塔先生阁下发言。

**奥塔先生（东帝汶）（以英语发言）：**鉴于时间限制，我将节略地作这次发言。发言稿全文正在大会厅内散发。请允许我省略掉向所有理应受到致意的知名人士作通常的正式问候。

我第一次是在 1975 年走进这幢大楼，前来出席安全理事会会议的，当时正值北美洲处于一个冬季，而此前我从未见过雪。当时，而且也是自那以后，我了解到，并非联合国的所有决议都得到实施。但是，我也了解到，尽管联合国有着种种缺陷和不足，但它却为我们带来了希望，而我们必须紧抱这一希望，因为它给了我们继续下去的力量和勇气。

当秘书长于 2002 年 5 月访问东帝汶以主持将主权正式移交给我国民选总统的仪式时，我对他说，“秘书长先生，你将失去东帝汶总统的工作”。我可以请各位成员放心，科菲安南对放弃这一无报酬的、艰难的工作并不显得感到苦恼。我们感谢他英明地指导东帝汶过渡到独立。

我不能不悼念我们亲爱的朋友塞尔希奥·比埃拉·德梅洛，他一年多前在伊拉克惨遭谋杀。我国人民为他遇难而哭泣，但是，德梅洛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我们将永远缅怀他途经东帝汶的情景、他的个人魅力、充沛的精力以及笑容。我们还要哀悼在我国和全世界许多其他困难地区丧生的所有联合国人员。

我们向狂热分子犯下的似乎无休无止的野蛮行径的最近受害者俄罗斯、西班牙、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表示我们诚挚的慰问和声援。

仅两年多前，秘书长科菲安南将权力移交给我国民选总统。自那时以来，我们在一些部门，例如公共行政管理、教育及卫生取得了真正进展。然而，我们在其他领域却失败。

东帝汶行政当局的最脆弱部门是司法部门。我们所拥有的训练有素的法官、检察官或律师寥寥无几。我们致力于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独立的司法机构，但是，仍需要许多年才能实现这一目标。我们感谢那些协助我们改进我国司法机构的国家，我们请求它们在今后许多年继续努力。

我国经济步履维艰，尽管比预期的好得多。我们相信，在两到三年时间内，由于石油和汽油的收入，以及对包括道路、桥梁、港口与机场、通信、公共住房、卫生、农业、渔业及旅游业在内的公共基础结构的资本投资，我国经济将强劲增长。届时，我们将能够开始大幅度减少失业和贫困。

我们愿在此祝贺印度尼西亚人民及其领导人进行了伟大的民主实验。在 1999 年很少有人想象，仅在几年时间内，世界第四大国家——最大的穆斯林国家——将作为一个朝气蓬勃的民主国家崛起。

澳大利亚和东帝汶之间的会谈正在进行，以纠正我们对有关沿海国之间海上边界的国际法和国家惯例的不同解释。东帝汶赞同国际社会多数的看法，即当两个沿海国提出重叠要求时，应应用等距离原则。

请允许我现在谈谈一些我们关心的问题。在过去大约 20 年中，我们的世界是一些重大冲突的舞台，包括萨达姆·侯赛因在 80 年代入侵伊朗，造成 100 万人死亡。对两国平民和战斗人员使用了化学和生物武器。在两伊战争结束之后，同样的巴格达政权马上发动了另一场入侵行动，这一次是针对科威特国。我们多数人现在已经把 1970 年代的柬埔寨悲剧当作我们记忆中的一个脚注。但是，让我们不要忘记国际社



会对红色高棉在柬埔寨犯下的种族灭绝罪所持的几乎普遍的冷漠态度。

像你们许多人一样，并且像数百万和平示威者一样，我们反对暴力和战争。但是，我们必须问自己一些令人不安的问题。难道我们应该甚至在面对种族灭绝和族裔清洗时反对使用武力？在战争与和平这一永存的两难困境中，有反对在任何情况下使用武力的和平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也有支持在某种情况下，例如获得安全理事会批准的情况下使用武力的现实主义。那些绝对反对使用武力的人不能阐明对付族裔清洗和种族灭绝暴行的更好的战略。耐心外交持续一定时间。它可能有成果，也可能没有成果。然而，正如我们在苏丹所看到的那样，种族灭绝继续进行。在那里，成千上万人现在正死去。

在 1970 年代不幸的柬埔寨问题上，世界当时知道，一个邪恶的政权正在进行民族清洗，成千上万无辜者惨遭杀害。然而，安全理事会甚至从未讨论过红色高棉种族清洗问题。在柬埔寨悲剧发生的大约同样时期，非洲大陆上的乌干达也正在发生族裔清洗事件。安全理事会对伊迪·阿明统治下的乌干达局势既未进行辩论，也未采取任何行动。这需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朱利叶斯·尼雷尔的道义勇气以结束了伊迪·阿明的族裔灭绝统治。我们要问，假如有一位具有道义勇气的孤独的世界领导人命令他的国家武装部队于 1994 年对卢旺达进行干预，他会被颂为解放者还是会被诋毁为侵略者？

在选择性地回顾我们在防止战争和种族灭绝方面的集体失败的最明显事例时，我们唯一的用意是引起人们对联合国的失败和缺陷的深思，以便探讨各种方法，使本组织成为一个更有效的世界和平守护者。

请允许我在这场正在进行的辩论中谈一谈对我们如何能够改进联合国的一些想法。然而，我们愿在发表对联合国改革的看法之前说，我们并不认为仅仅增加安全理事会成员数目就足以加强联合国。这可能通过更好地反映目前全球人口统计数据 and 权力均衡

来使安理会更具代表性，但是这不会使安理会更加有效。

尽管这么说，但明确需要增加安全理事会非常任和常任理事国数目。东帝汶充分支持法国-德国关于联合国改革的倡议。我们还认为，新扩大的安全理事会应该包括像德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巴西和一两个非洲国家这样的国家。但是请你们放心，我要补充说，东帝汶没有在为自己寻求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席位，请你们不要为此担心。

我们特别支持印度尼西亚获得常任理事国地位，因为我们认为在安全理事国内需要平衡的代表性，将世界上所有主要文明和信仰包括进来。不使世界上最大的政教分立穆斯林国家印度尼西亚成为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将再次使基督教代表权在安理会占主导地位。

顺便提一下，我国政府已经收到有关为争取 2020 年和 2024 年的安理会席位提供支持的请求。此外，按照两年轮换的安排，看来东帝汶和许多其他小国将只能够在大约 2049 年为安全理事会效力。顺便提一下，许多代表团已经表示支持东帝汶 2049 年成为安理会成员，我们非常感动。

世界面临日益增长的艾滋病流行病。这一流行病的中心现在正转移到亚洲。此外，疟疾和结核病已经困扰我们好几代人，然而没有真正提供资源，以使我们的科学家和社会能够防治这些流行病。

富裕的工业化国家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总和每年不超过 500 亿美元。相比之下，这些国家为其农民和工业提供的补贴却超过 3 000 亿美元。

武器生产国使世界充斥助长冲突的各类武器。必须制订严格的武器出口行为守则，以减少常规武器流向贫穷国家和冲突地区。

我们东帝汶人并不愿意听上去忘恩负义，但是，我们有理由对官方发展援助持怀疑态度，因为这种援助最后回到捐助国大城市，只有这一大肆宣传的援助的一小部分使受援国受益。必须彻底改革官方发展援

助，以确保发展中国家实际得到向它们所保证的东西。我们有时在想无休止的会议、考察旅行、评估、可行性研究以及其他活动的用处何在，因为实际上所需要的所有信息都可以由一名7岁的儿童从因特网上下载。实际上，我10岁的侄女萨拉替我做大多数的因特网搜索，我不用支付一名国际顾问大约每天1000美元的咨询费，她只要两勺冰激凌就心满意足了。

我们同巴西、智利、法国、西班牙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一道，敦促北方富国把其国家财富的0.7%拨给官方发展援助，从而达到联合国所确定的目标。令人困惑不解的是，只有4个富裕的小国达到或超过了这一并不高的目标。

欧洲和美国应当逐步取消对其农民的所有农业补贴，这种补贴扼杀竞争和穷国的市场准入机会。我们理解我们的欧洲和美国的一些朋友在处理补贴问题时所遇到的政治困难。因此，我们认为发展中国家、欧洲联盟和美国应当能够就该问题取得一种合理的让步。

最后，我们要提到一些国际局势。对于西撒哈拉正在出现的冲突，我们赞成阿尔及利亚总统阿卜杜拉齐兹·布特弗利卡阁下的看法，阿尔及利亚为非洲大陆的解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这个问题上，我国政府追随阿尔及利亚和非洲联盟的领导。

我们呼吁亚洲的高级领导人，尤其是中国、印度、日本、大韩民国和东南亚国家联盟的领导人，加倍努力以找到解决缅甸冲突的和平办法。

在制裁问题上，我们呼吁美国国会的朋友们超越其狭隘的政治，取消对古巴的一切形式的制裁。

全世界穆斯林以及很多非穆斯林人中间对以色列的政策持有根深蒂固的怨恨和愤怒，这种政策损害了巴勒斯坦人尊严存在和建立祖国的权利。

各方所商定的两国办法需要得到尽快恢复和执行，这是实现该区域持久和平的第一步。巴勒斯坦起义和携弹自杀爆炸，以及以色列兼并和报复政策，加深了愤怒和仇恨。必须找到解决的方法。

我们希望，在伊拉克开启战端并英勇地把伊拉克人民从一个暴君手中解放了的美国，将会同持不同意见的另外一方相互作出让步。美国及其同盟不应单独承担伊拉克的负担。

欧洲-大西洋伙伴关系是世界安全与经济福祉的唯一最重要支柱。美国人和欧洲人共享同样的民主和自由价值。诚然，他们明智地克服了其无论多么深的分歧，给伊拉克人民一次最终获得自由并相互之间以及同邻国之间和平共处的机会。愿万能的上帝保佑大家。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中非共和国外交、区域一体化和法语国家事务部长埃尔韦-夏尔·韦纳祖伊先生阁下发言。

**韦纳祖伊先生（中非共和国）（以法语发言）：**我首先要热烈祝贺你当选为大会第五十九届会议主席。你的当选是国际社会对兄弟国家加蓬的诚挚谢意，感谢它在非洲独特的领导作用以及奥马尔·邦戈·翁丁巴总统个人的承诺，他使中非人今天能够取得和解，我们对此极为感激。你作为一名外交家和政治家的非凡的经验和能力，使我们相信我们的工作能够取得成功。

我们的共和国总统和国家元首弗朗索瓦·博齐泽阁下对本组织的理想坚信不移，谨祝你圆满成功。你可以指望我国代表团将同你的努力充分合作。我要指出，你的前任、圣卢西亚的朱利安·亨特先生干练地主持了第五十八届会议的工作。

我要向秘书长科菲·安南表示，中非共和国感谢他在和平受到威胁时为加强和平所作的努力，以及他寻求各种方法和手段来维持联合国的权威和信誉的决心，因为联合国近年来受到了极大的考验。

我国代表团在此次发言之前以及在提出我们关于世界状况的想法之前，要同所有国家一道，对成为太平洋地区和美洲大陆上发生的自然灾害受害者的人民表示同情，这些灾难所到之处留下令人悲伤的破坏。

当今世界的主要问题是国际和平与安全、战胜贫穷现象、发展、捍卫和促进人权、保护环境和健康，除了国际社会和联合国的共同努力之外，没有别的持久办法。这使人想起秘书长在其 2002 年题为“加强联合国：进一步改革纲领”的报告中的简述，“前面的挑战是加强我们的集体行动能力，从而在日益发生全球变迁之际，致力创造共同的命运（A/57/387，第 2 段）”。

在这方面，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地保障和加强成为各国参与国际事务的主要保障的多边主义。危机爆发点的泛滥、国际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变得更为激进、日益严重的贫穷现象和流行疾病的蔓延——所有这些情况都使我们相信：只有积极的国际团结才能够确保我们世界的稳定和安全。

恐怖主义以很多不同的方式违抗国际社会的顽固性，确实令人不安。这一灾难不受边界、种族或宗教的限制。2001 年 9 月 11 日在纽约和华盛顿、2004 年 3 月 11 日在西班牙以及 2004 年 9 月 2 日在俄罗斯发生的攻击，只是其最近的表现而已。鉴于这种现象的复杂性，我们必须对已经成为共同的威胁做出集体的反应。然而，由于我们各国缺乏足够的资源来战胜这种灾难，就有一个更富强的国家予以合作的根本问题，以便获得对我国海陆空边界的探测、识别、监视和控制的更好的设备。打击有组织的国际犯罪的斗争，也需要借助联合国各项公约所规定的特别合作基金而予以持续的合作。

目前困难的国际经济环境，对广大的发展中经济体尤其是非洲经济体造成不利的影响。激烈的国际竞争、强化的保护主义做法、浮动的外汇、债务负担，都是延缓我们各国发展的障碍。

去年在坎昆，世界贸易组织成员重新发起贸易自由化的努力。我们必须继续寻求办法，克服坎昆的失败并确保贸易谈判多哈回合的成功。2004 年在日内瓦举行的世贸组织会议，证明我们在面对农业补贴政策时决不能袖手旁观。《千年宣言》、约翰内斯堡首脑会议的结局以及蒙特雷共识确定了需要走的道路以及

要追求的目标，以图建立一种真正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

自大会上届会议以来，世界上出现了一系列的变化，由于对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和冲突和紧张局势热点的不断增加而使已经恶化的局势更加严重。一个例子就是引起人们严重关切的中东局势。确实，尽管 6 月 29 日向新的伊拉克管理当局移交了权力，但暴力继续无法控制地急剧上升，加剧了伊拉克人民对国际社会的怨恨。最近任命了一位秘书长驻伊拉克特别代表，这意味着联合国在该国政治重建进程中要起中心作用。然而，中非共和国热切希望执行已经由法国与俄罗斯联邦合作提出的关于在联合国框架内召开关于伊拉克问题的国际会议的提议。

在以色列，国际社会必须继续支持“四方”的行动，以恢复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之间的和平。除了要求在安全、政治和经济三个领域平行推进的路线图外别无他择。在非洲，尽管取得了某些成功，如在安哥拉、塞拉利昂以及渐渐地在利比里亚恢复和平，但非洲大陆仍是深切忧虑的缘由。武装冲突激增，紧张局势和不稳定正在变成反复发生的现象。在第三次阿克拉会议有利地重新启动科特迪瓦和平进程并给人们带来新希望的同时，其它冲突根源正在各处出现。

由于大量人口向乍得边界迁移以及当地持续不安全，苏丹达尔富尔危机继续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我国政府正特别关切地注意达尔富尔局势的发展，因为这种局势对与苏丹和乍得交界的中非共和国造成人道主义和安全影响。

在中非共和国，我们支持自从乍得调解以来通过国际论坛所采取的主动行动，国际论坛在非洲联盟和联合国的框架内接替了乍得调解。我们鼓励已证明准备就绪的苏丹政府以及有关各方在由非洲联盟主席、奥卢塞贡·奥巴桑乔总统建立的对话的基础上，走智慧之路，从而使兄弟的苏丹人民免受更多的苦难，因为安全理事会的制裁只会加重其痛苦。

2004年8月14日，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布隆迪交界处的加通巴，160名难民被残杀，这激起了广泛的义愤并恶化了大湖区这一局部区域中已经棘手的局势。然而我们确信，尽管遭到挫折，但卢旺达和刚果民主共和国之间、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之间的各项协定，以及历史性的太阳城协定，终于使在大湖区实现和平方面的进展变得不可逆转。

无论如何，这正是我们积极参与关于大湖区和平、安全与发展的国际会议的筹备进程、以及我们为会议将产生的稳定公约而作贡献的目的。这在联合国所追求的全球性、统筹、及协调一致的框架之内，有着贯彻区域解决办法的优势，而这些区域解决方法将超越大湖区六个国家的地理边界。

我要略微谈谈我自己的国家、中非共和国局势。我国于1960年8月13日宣布独立，经历了相对短暂的政治与社会发展时期，同时也经历了长时期经济停滞甚至倒退，证实了非洲悲观主义者关于其混乱发展的看法。和许多其它非洲国家一样，我们的政治发展带有一系列政变的特征。其中一部分是宫廷政变，而其它政变涉及真正的人民革命。这些政变的特点是：使政变释放的社会抱负具体化，和它们所带来的政治变革，如1974年的葡萄牙“康乃馨革命”。2003年3月15日的变革属于这一类。它们是由相互不同的社会力量如政党、工会、宗教团体、非政府组织和军队参与推动的人民运动。

我高兴地再次赞扬联合国组织以及整个国际社会的坚决行动。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在2003年3月15日之前不遗余力地寻找解决中非危机的恰当办法，动员了安全理事会；法语国家；前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预防、处理和解决冲突的中心机构；中部非洲经济和货币共同体各国元首，特别是哈吉·奥马尔·邦戈·昂迪姆巴总统；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以及萨赫勒-撒哈拉国家共同体。

一年多以来，中非人民一直在尝试重建其破碎的统一，同时，政府力求在全境恢复安全。我们的双边和多边外国伙伴的信心在增长。将在2005年初举行

自由透明的选举之后确立宪法合法性。这些是公意过渡行政当局在2003年6月制定的，并且从那时起一直根据其承诺实行的时间表要点。

于2003年7月建立的临时议会——全国过渡委员会，确实是国家所有社会政治力量的代表，并且履行包括通过立法和监督政府活动在内的立法职能。

过渡时间表还规定组织全国对话。2003年9月至10月的将近2个月中，全国所有的活跃力量汇聚于此论坛，一起寻找使我们分裂这么久的深刻原因。在这些会议上提出了建议，建议的要点是我国政府今天活动的基础，也是我国基本法律的基础。我国人民正准备通过公民投票对这一基本法进行表决。为监督这些建议的实施而特别设立的机构——全国对话后续委员会，现在正在履行其使命。

还建立了由各政党、民间社会和行政当局的代表组成的独立联合选举委员会，该委员会刚刚公布了未来公民投票和选举的时间表如下：2004年11月30日，宪法公民投票；2005年1月30日，第一轮议会和总统选举；2005年2月27日，第二轮；2005年3月14日，公布结果。

现过渡政府的使命是为在中非共和国恢复正常民主生活创造有利条件。然而，我国面对的严重财政困难使其不能单独应付各项选举的费用。在选举所需的55亿非共体法郎经费中，我们到目前为止只有35亿。我谨呼吁提供援助，以帮助我们在适当的条件下组织选举，从而迅速恢复宪法秩序。

我国政府真诚地感谢到目前为止如此慷慨解囊资助此进程的兄弟国家和国际组织，特别是法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欧洲联盟以及中部非洲经济和货币共同体。国际社会将要为中非共和国历史上这一非常困难而微妙的阶段所提供的支持，对完成这一公意过渡是必要的。我们对民主的共同奉献促使我相信，我国人民和政府的这一呼吁将会得到注意。

在实现2003年3月15日的变革所激发的巨大希望中要克服的挑战很多而且紧迫。这些同样的挑战促

成了一项议程，即一个路线图。它侧重于三个要点：第一、公意施政，以迅速恢复宪法秩序；第二、恢复安全及有效恢复和平；以及第三、消除贫穷。这些由新当局采取的，如上概述的措施将导致恢复和平与全国和解。这些措施已得到中非人民的赞同，并正确地受到国际社会的欢迎。

今天，由于重建和改组了我国安全和国防部队，来自中部非洲经济和货币共同体的多国部队在法国提供后勤支持下驻留，以及来自友好国家特别是法国、利比亚、苏丹、中华人民共和国、摩洛哥，以及萨赫勒-撒哈拉国家共同体的援助，我们可以说，使整个中非领土安全的进程取得了重大进展。还需要作出努力，在举行选举之前确保充分安全。但如果国际社会 2000 年 5 月以来在这方面作出的承诺不能兑现，民众的情绪和 2003 年 3 月的变化引起的希望都将大大受挫。

我们还必须处理经济和金融问题，作为消除贫困斗争的一部分。从这一角度出发，中非共和国完全支持 2004 年 9 月 20 日在纽约通过的《消除饥饿和贫困行动宣言》，该宣言是希拉克总统和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总统联合倡议的结果。

我国政府与国际金融机构刚刚联合制定的冲突后方案，为我国进行必要改革，以在重建领域创造更多成功机会奠定了稳固基础。

在国家已经进行了巨大努力，以及中非共和国的朋友，包括法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部非洲经济和货币共同体成员国给予的坚定支持，帮助减轻了工资拖欠对过渡进程的压力，如此一来，中非共和国人民将更加强大，更加团结。

我在结束发言时，必须谈到一个所有发言者都一致同意的问题：我们要想在这一时代实现进步，联合国必须进行合理改革，改革对本组织加强其作用，提高其效率是必不可少的。

改革工作必须始于安全理事会的重组，它是肩负处理和平与安全重大问题重大任务的中央机构。中非共和

国代表团认为，对法国和德国要求德国占有常任理事国席位的倡议，以及赞同日本、非洲和拉丁美洲占有此类席位的类似呼吁，应当给予严肃考虑。

此外，中非国家经济委员会轮值主席丹尼斯·恩格索总统要求建立秘书长的中部非洲代表在联合国的政治存在，对此应给予考虑。

中非共和国将支持秘书长提交的改革建议，只要它们能够加强本组织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中的作用，在对话和多边合作基础上解决国际问题。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瑙鲁共和国代表团团长芬奇·尼尔·克洛杜马先生阁下发言。

**克洛杜马先生（瑙鲁）（以英语发言）：**我极为高兴地代表瑙鲁共和国总统路德维格·斯科蒂阁下发言，由于国内的突发事件，他在最后一刻取消了来纽约的行程。斯科蒂要我向大会转达瑙鲁人民和政府的热情问候和良好祝愿，以及对你，主席先生，就任大会主席的最热烈的祝贺。我们向你保证，瑙鲁将在我们的审议工作中给予最充分的合作。

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将通过你，像你前面的发言者一样，祝贺圣卢西亚外交部长朱利安·亨特先生圆满主持了大会第 58 届会议。作为小岛屿国家联盟的成员，瑙鲁非常自豪能与圣卢西亚和加勒比共同体联系在一起，它希望表明，就像我们的可可树一样，我们的潜力是巨大的。然而，缺乏资源限制了更多的人的能力，使他们无法像来自小岛屿国家联盟地区的朱利安·亨特一样，在国际组织中服务。

我们就秘书长继续保证多边主义是解决我们共同问题的手段，并就他关于本组织过去 12 个月来工作的报告（A/59/1）向他表示祝贺。然而，令人沮丧的是，维和活动的数目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由于武装冲突和恐怖主义，人权和人道主义准则继续遭受践踏。对无辜平民，尤其是妇女和儿童的恐怖主义暴行继续摧毁地球上每一个国家赖以建立的文明结构和道义准则。



瑙鲁对因冲突和恐怖主义行为而承受损失的国家 and 人民表示同情。瑙鲁鼓励其亚太邻国的和平，并表示希望，不论分歧何在，中国和台湾都能为促进该地区的持久和平、稳定和繁荣和平解决其分歧。

我们支持秘书长就整体上缓解武装冲突，尤其是非洲大陆和中东的武装冲突大胆表明了其立场。我们很高兴地得知，在其任期内剩余时间，他将主要侧重于加强法制和过渡期司法。瑙鲁支持秘书长在上个星期第三次会议发言中表明立场，他说

“重建法治，并相信其公正无偏的适用，我们才能期待振兴因冲突而四分五裂的社会。是法律，包括安全理事会的决议，为解决旷日持久的冲突，在中东、伊拉克和全世界的冲突，奠定了最好的基础。”

政府的民主化，确立问责制和提高透明度，保护少数和弱势群体是促进依法治理的相辅相成的因素。

瑙鲁同其他会员国一样，期待秘书长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完成的关于威胁、挑战和改革问题高级别小组研究成果的报告。该小组的任务是审查对和平与安全的威胁，以及其他全球挑战，只要这些挑战受到威胁的影响或与之有关。瑙鲁继续认为，多边主义是解决当代各种复杂问题的关键。因此，高级别小组的建议必须加强这一点，有关建议必须是切实可行的，有助于已在实行的改革方案，包括恢复大会活力的方案。

我国代表团在以前的辩论中曾表示，它完全支持安全理事会的改革。大会主席在第 58 届会议上提出了新的方针，强调了改革的关键因素，在某种程度上，这为辩论注入了活力。我们希望，主席团将筛选我们在第 58 届会议期间提出的选择，继续促进意见的进一步统一。设立一个希望在扩大的安全理事会中出任常任理事国的国家的非正式小组，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想法，可能成为一种催化剂，加速关于扩大问题的辩论。瑙鲁可以并将支持德国、日本和印度希望成为扩大的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的想法。

然而，一些国家坚持，在取消或修正赋予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否决权的做法之前，不应扩大安理会，我国代表团明确认为，这样就阻碍了进展。除非这一方针上的分歧得到缓解，否则，在其他改革问题上花费的时间和精力都将落空。

为恢复大会活力，从根本上来说，必须最大限度地增加全体会员国在联合国主要机构及其委员会中享有平等代表性的机会，确保这些机构和委员会的工作方案有助于会员国、尤其是小国的充分参与。在这方面，有人提出的将大会各主要委员会的工作在 6 个月内分成两个部分的提议，能够让瑙鲁这样只有两名外交人员的小国家增加参与的机会。因此，在今后会议进行进一步审议时，瑙鲁将支持这一提议。

瑙鲁需要指出，瑙鲁的立场符合联合国普遍性的这一中心原则，这一原则要求我们所有国家永远牢记那些寻求扩大本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责任的国家的看法。在民主、人权、和平和自由的原则方面有着良好记录的国家，其成就和能力都应该得到应有的肯定。

作为太平洋的一个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瑙鲁赞同在我前面发言的小岛屿国家联盟各国领导人所作发言。他们谈到了我们大洋中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关切和面临的挑战。瑙鲁具有一个小岛屿国家的所有特点：幅员小，人口少，缺乏资源，地处偏远，容易受到外部势力——无论是人为还是自然势力——的伤害。

赫塔旋风对纽埃的破坏以及今年加勒比各国遭受的强烈飓风的破坏，让人民清醒地看到岛国的脆弱性。瑙鲁同其他国家一道对加勒比受灾国家和美利坚合众国南部沿海各州遭受的人员生命和物质的损失深表同情。

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代表团想集中谈谈在我国代表团看来是对为毛里求斯举行的审查争取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持续发展行动纲领执行情况国际会议起草成果战略文件的谈判的一种破坏。在我们看来，

1994年巴巴多斯会议提出、并在1999年在纽约的5年审查以及《约翰内斯堡执行计划》第七章中得到重申的要求从政治上承认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情况的方案，在1999年以后举行的关于发展问题其他的国际会议上就共识问题进行的谈判中、特别是在2000年《千年发展目标》和2002年《蒙特雷共识》中，被放在了不重要的位置上。从政治上承认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具有特殊情况，在这方面，用后者商定的文本来衡量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成果战略文件，无疑是莫大的虚伪。事实上，很多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执行这些文本所要求采取的措施，取得的进展十分缓慢，恰恰说明我们的问题是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所独有的，而且要比发展方面的共通性的问题要深刻得多。

瑙鲁感到关心的还有，若干发展伙伴可能将审查带入歧途，去讨论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执行千年发展目标的进展情况，而不是讨论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执行《巴巴多斯行动纲领》的进展情况。我认为，我们的关切某种程度上是正当的，因此，我国代表团谨借此机会提醒我们的伙伴：审查是要查清和解决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无法落实1994年《巴巴多斯计划》商定的发展方案的问题；讨论的是你们—我们的发展伙伴—如何能够帮助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实现这些目标。因此，我们衷心希望订于10月举行的第三轮、也是非常重要的一轮谈判能够本着正确的精神和更好的谅解举行。

太平洋岛屿论坛仍然是中西太平洋16个太平洋岛国进行区域合作和协助的工具。论坛于上个月的阿皮亚论坛上核准了太平洋计划的职权范围，以便振兴该论坛，使之更加有效地对该地区人民的需要作出回应。气候变化、和平与安全、我们各国人民的社会发展以及保护并可持续发展环境和我们的自然资源，仍然是论坛的优先考虑。

瑙鲁欢迎接纳泰国作为第十三个成员加入论坛对话伙伴。该国家集团同欧洲联盟、欧盟的一些国家以及联合国专门机构和方案一样，都对该地区的发展至关重要，因为它们都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本届会

议将在大会议程项目56(q)下审议联合国与太平洋岛屿论坛的合作问题。联合国太平洋岛屿论坛国家集团期待与联合国会员国密切合作，根据将于适当时机提交大会的一项决议草案，发展和扩大与联合国各会员国合作的领域。

同其他地势低的小岛屿国家一样，瑙鲁将《京都议定书》视作其免遭海平面升高和气候变化影响的手段。海平面升高和气候变化有可能破坏对我们各国人民的生计和文化来说极其重要的生态系统。我国代表团理解，俄罗斯联邦在《京都议定书》生效问题上仍在犹豫不决之中。瑙鲁欢迎俄罗斯联邦外长所作的普京总统已下令认证考虑俄罗斯批准该议定书的讲话。

一个健康的太平洋和可持续地利用其自然资源，包括高度回游鱼类种群，对于我们的生计也极其重要。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太平洋也“走了过场，”制定了海洋政策，以便指导我们各国管理我们的这部分太平洋，并为今后提出区域海洋方面的倡议制定框架。《关于养护和管理中西太平洋高度回游鱼类种群的公约》，为管理我们地区内的专属经济区和公海内的高度回游鱼类种群提供了全面的制度。这一公约已经生效。此外，经过我们水域的核废物过境运输很可能造成破坏，因此让我们很多岛国非常关切。

上个月举行的太平洋岛屿论坛的一个积极的成果，是领导人作出了应我国政府请求、并论坛2000年《比克塔瓦宣言》的职权范围，参与解决瑙鲁内部经济危机的决定。我们的危机产生，主要是由于我们三分之二的劳动力是受雇于政府和各政府机构。这些雇员迄今已有一年没有领到工资了。不定期地付给了他们100澳元的粮食券或30至50澳元的现金购买食品，而不是每两个星期大约350澳元、或250美元的基本工资。瑙鲁的家庭平均规模是6人。每两个星期50澳元相当于每个家庭成员每天0.42美分，大大低于联合国规定的一天不到1美元的绝对贫困的水平。

很多瑙鲁人可以从大海中和陆地上谋取食物，尽管数量很有限，他们还有共同分享的文化和传统，这

就说明尽管我们的人民缺钱花，但他们每天至少还能够吃上一顿。真正的问题是每天获得多少营养，特别是儿童，因为我们无法进口水果、蔬菜和卫生供应品等商品。瑙鲁 90% 的食品和其他必需品要靠进口，这就使局势更加困难。因此，从中期来说粮食安全是严重的关切，因为瑙鲁没有任何形式的农业活动可言。

不建立让人信得过的瑙鲁的财政机构，不解除国际社会与瑙鲁间财政交易所受限制，瑙鲁就无法实现恢复。如果瑙鲁继续受对抗措施制约和被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列入黑名单，这就不会发生。尽管约 12 个月前外国银行注册已属非法，但瑙鲁依然没有能够在呼吁作为第一步不要再成为对抗措施的目标方面取得成功，尽管在同期为实现该目标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今年年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访问之后，瑙鲁第四次通过了替代过去法律的打击洗钱法律。我们参加了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的区域审查，但尽管根据咨询意见所采取的行动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我们似乎在全体审查过程中没有过关。

在我发言时，瑙鲁议会正在审批通过处理特别工作队提出的问题的三项法案：打击恐怖主义和跨国有组织犯罪法案、犯罪收入法案和在犯罪事务中的相互援助方案。我们相信，这些方案的通过、通过任命打击洗钱国家协调委员会调整相关问题优先秩序——该委员会还包括任命一名作为财政秘书的澳大利亚官员——以及协调委员会与特别工作组亚太工作组于下周在文莱的面对面的会议将使我们更加接近实现被从黑名单上除名的目标。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我们将坚持到底，我们将获得成功。

太平洋岛屿论坛的介入被看作为是预防发生经济危机演化为给阿瑙鲁人民和本区域带来安全问题的可能性。代表论坛和澳大利亚的区域专家小组对瑙鲁进行了一次事实调查访问，我们将在适当时机向小组领导人汇报情况，内容将包括援助的种类和提供的应有方式等建议。正式名称为太平洋区域向瑙鲁的援助的提议正在最后确定之中，论坛已经同意立即提供在司法、管辖、财政审计和国家规划部门提高能力建

设援助，并为保健教育部门提供运输和提供一小笔现金赠款，协助公共部门的工资发放。

该援助补充了澳大利亚另外提供的援助，澳大利亚已经部署了其金融和财政官员，领导瑙鲁的财政部，下月还将部署澳大利亚警察来指挥瑙鲁警察。实际上，就在我发言的时候，瑙鲁议会还正在审批在澳大利亚金融和财政官员协助下制订的改革预算。该预算包括严厉但现实的措施，以此作为实现稳定和最终建设瑙鲁经济和社会的初步但决定性的步骤。

由于同样原因，瑙鲁政府今年八月写信给秘书长，提醒他在瑙鲁将发生危机并要求联合国系统给与援助，帮助缓解瑙鲁人民的命运。鲁德维格·斯考迪总统和大卫·艾丁格外交部长可能会在十月下旬出访纽约，与秘书长和联合国有关机构就此问题会晤。我国政府期待着来自联合国系统的积极回应，正如他们从太平洋岛屿论坛所得到的回应一样。

最后，第 59 届会议面前有很重要的工作，例如巴巴多斯行动方案十年审查国际会议、提出和审议秘书长建立的高级别小组的调查结果、审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筹备千年宣言及其目标五年期审查以及继续我们对大会的振兴和安全理事会的改革的审议等等。

正如秘书长所指出的那样，联合国在其作为各国组织寻求对共同问题的共同解决办法的相关性方面正处在交叉路口上。今后 12 个月将决定我们这个世界的联合国的运作是继续走在“一切如常”的道路上，还是我们将走上多边主义的道路，以此作为我们相互接触的主要规则。迄今所作的发言表明是后一种情况，但我们以前就听说过这样的说法。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们已经听取一般性辩论本次会议的最后一位代表发言。

很多代表要求行使答辩权。我想提请各位代表注意，行使答辩权的发言第一次以十分为限，第二次以 5 分钟为限，并应有各代表团在自己的座位上作出。

**马马多夫先生(阿塞拜疆)(以英语发言)**：我是根据大会议事规则第 73 条发言。

我国总统在其上周的发言中表达了他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其中包括纳戈尔内卡拉巴赫问题。

亚美尼亚今天再次滥用这一讲坛，又一次攻击我国，以便为其侵略和好战政策辩护，这完全有悖于并违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

威胁本区域脆弱和平与稳定的不是我国，而是亚美尼亚，它继续占领纳戈尔内卡拉巴赫地区和附近七块阿塞拜疆地区，违反了安全理事会第 822(1993)、853(1993)、874(1993) 和 884(1993) 号决议的规定。上述决议明确证实，纳戈尔内卡拉巴赫是阿塞拜疆领土的一部分，坚决要求尊重阿塞拜疆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及其国际上承认的边界，强调不许使用武力获得领土、坚决要求占领部队从所有被占领的阿塞拜疆地区立即、彻底和无条件撤出并要求为流离失所人士安全返回他们的永久住所而建立条件。亚美尼亚的政策、做法和声明挑战安全理事会并无视国际社会的意愿——今天的发言便是证明——威胁到本区域的和平与安全，如果亚美尼亚不放弃其篡改历史的战略主张，本区域便不会有和平的前景。

另一项指控涉及到种族清洗、雇佣军和国际恐怖分子。再没有能够对一个收容 100 多万难民的国家比这更荒唐的说法了。不幸的是，亚美尼亚人历史记忆是非常有选择性。另外，让我提醒在外国出生的亚美尼亚部长，他最好在介入外交政策之前应该知道，他所代表国家的邻国不是“阿泽里人”而是阿塞拜疆人。还让我回顾，1987 年年底开始的有预谋的将阿塞拜疆人从亚美尼亚驱逐致使 220 人在亚美尼亚被杀和 26 万阿塞拜疆人——我强调是阿塞拜疆人——在他们数世纪以来一直生活在目前的亚美尼亚领土上成为了难民。这样亚美尼亚成为后苏联空间唯一的一个没有少数民族的单一民族国家。

此外，亚美尼亚还在阿塞拜疆被占领土上进行种族清洗。族裔清洗发展到顶点时，在霍贾里发生了大屠杀，约有 1 000 名无辜者被杀身亡。该事件目睹了苏维埃境内第一次族裔清洗、第一次暗杀和第一批难民，而应对这些罪行负责的就是亚美尼亚人。亚美尼

亚人族裔清洗的经验发挥了作用。尽管我同意恐怖主义是不可宽赦和不可接受的说法，但我们必须强调指出，这种说法出自长期庇护和出口恐怖主义分子的政府口中，至少是令人震惊的。

作为实现政治要求手段的有组织犯罪概念的本身，就是亚美尼亚民族主义分子在 19 世纪末赋予其生命的。火光越亮就越容易被扑灭的原则，驳倒了亚美尼亚的宣传（今天我们已目睹了其中的一部分）。因此，尽管人们公认亚美尼亚有着国际恐怖主义的劣迹，但它依然试图将自己描绘成恐怖主义的受害者。

难道不正是亚美尼亚政府组织了一系列对阿塞拜疆的恐怖主义袭击行动，造成了 2 000 多名无辜平民的死亡吗？难道不正是亚美尼亚政府鼓吹释放因在奥利机场进行恐怖主义爆炸活动而被监禁在法国的一名国际恐怖主义分子瓦鲁扬·加尔比迪扬吗？由于亚美尼亚政府的努力，不幸使加尔比迪扬获释，而收容他的地方不是别处，正是亚美尼亚，庇护他的正是亚美尼亚政府。

阿塞拜疆与进行调停和提供援助的国际组织积极合作。阿塞拜疆于 1997 年同意共同提出两项提案，亚美尼亚则予以拒绝。

至于亚美尼亚部长提到的基韦斯特文件，我们已在若干场合指出，在基韦斯特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与亚美尼亚部长的指控相反，阿塞拜疆曾建议欧洲委员会向本区域派出特派团监测实地局势。由于未迫使亚美尼亚遵守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该国试图巩固它的占领，开始实施一项政策，使大量亚美尼亚人在被占领的阿塞拜疆领土上定居。由于利用这些领土贩运毒品、转让武器、庇护恐怖主义分子并进行包括走私的非法经济活动，这一局势每况愈下。

亚美尼亚还开采被占领的阿塞拜疆领土的自然资源。此外，亚美尼亚还篡改历史，并盗用阿塞拜疆另一个被占领地区纳戈尔内卡拉巴赫的文化和建筑遗产。他们毁坏、改变并掠夺宗教和历史文物、古代手稿和其他文化财产。

亚美尼亚部长提出的另一项指控涉及历史。对我国而言，对历史判断不公可能是最危险之举。亚美尼亚部长声称，亚美尼亚在这一区域的存在既长期又广泛，至少达 2000 年之久。但我们对时间和空间有着不同的理解。除了亚美尼亚学者外，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根据古代资料 and 现代文献，亚美尼亚被认为是一个地缘概念，其位置远在南高加索的界限之外。同亚美尼亚部长一样，我们很熟悉我们的邻国，知道当今的亚美尼亚国是在损害阿塞拜疆领土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

只有在一个观点上，我可能同意亚美尼亚部长的看法，但需要稍作更正。是的，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是被迫联系在一起，但那不是 20 世纪的事，而是 19 世纪的事，当时的殖民政府强迫亚美尼亚人在阿塞拜疆领土上定居下来。

一旦亚美尼亚撤离被占领领土，承认阿塞拜疆的领土完整，并接受阿塞拜疆纳戈尔内卡拉巴赫地区的自治地位，阿塞拜疆就愿意与亚美尼亚合作。在这些条件下，我们可以创造历史，共同努力争取实现南高加索的和平、稳定和繁荣，而在该地区，边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行动和容忍，我们还可以共同努力，处理我们的过去、我们的历史和国际法准则。

**卡卢杰罗维奇先生**（塞尔维亚和黑山）（**以英语发言**）：我遗憾的是，我在本机构的第一次发言是行使答辩权。但我必须表示，我国代表团对匈牙利外交部副部长加博尔·布罗迪先生阁下在今天上午第 15 次会议上的发言感到惊讶，因为他在发言中表示他对塞尔维亚和黑山的人权状况表示关切。他在发言中除其他外指出，“令人尤其感到震惊的是，侵犯包括匈牙利族裔在内的非塞尔维亚居民的事件的数目正在增加”。

我要强调指出，最近在塞尔维亚伏伊伏丁那发生的侵犯阿尔巴尼亚血统族裔的我国公民的孤立和个别的行为，仅仅是如此而已——那只是孤立和个别的事件。匈牙利总统马德尔·费兰茨先生两周前访问塞尔维亚和黑山期间，两国最高级官员重申了这一评

估。但我们担心的是，没有以这种局势为依据的敌对反应可能加剧紧张状况。

我国政府绝对相信，这些事件不会损害塞尔维亚这一省份的塞尔维亚人和匈牙利人之间以及其他族裔之间传统的良好关系，约有 30 个族裔社区生活在这个省份，因此这个省或许是欧洲族裔最多的地区。我要向大会保证，我国政府决心尽力防止这种不幸事件再次发生。除了其他行动外，我国政府已采取必要措施，确认应对这些行为负责的当事方，并将他们绳之以法。

在结束发言时我要强调指出，增进和保护人权（尤其是少数群体的权利）以及基本自由，是塞尔维亚和黑山政府的最高优先任务之一。

**坎伯巴奇·米根先生**（古巴）（**以西班牙语发言**）：我国代表团在行使答辩权时感到遗憾的是，捷克共和国不顾自身的丑闻，竟然充当裁判他人的角色。该国代表团更负责的做法应该不是列举在所谓的人权护卫者方面存在假定问题的国家，而是应该说明自己将如何处理他们社会卖淫现象急剧增加的情况。据报道，在他们的社会中，这种交易明年创造了 1 亿美元的收入。犯罪集团将儿童和数以千计的妇女的护照控制在手，并威胁可能向移民当局报告他们的情况，以此使之沦为奴隶，使这些人无法摆脱残酷的剥削。

捷克共和国内政部长自己也承认，该国开业的妓院有 860 多家，以满足应受严厉谴责的性市场的需要。更为负责的做法应该是说明他们如何打击这些犯罪集团，因为这些集团正在腐蚀该国所有的机构，控制从非法贩运毒品和武器直到金融犯罪的所有行为，而且最近已渗透到政党之中。

其实，更为负责的做法应该是说明他们是否已采取任何措施，制止捷克共和国境内少数民族罗姆人遭受的仇外心理和严重歧视行为的发展，因为该少数民族实际上已被限制在与 60 年前欧洲该区域一度常见的贫民区之中。



鉴于它自身状况，捷克共和国最好为其本国人民面临的严重社会问题操心，而不要试图伪善评判世界其他地方发生的情况。

**格罗洛娃夫人**（捷克共和国）（**以英语发言**）：让我简短地对古巴同事刚才对捷克外交部长发言行使答辩权时所说的话发表评论。

我要谈两点。第一，我的同事的答复显然是对一个简单事实陈述反应过度——这种反应过度经常是害怕变革的表现。我国部长的发言不过是非常温和地对古巴等国家内勇敢的男男女女表示同情和声援，他们的唯一错误就是持有同官方宣传不同的观点，而他们同其大多数同胞不同，敢于高声阐明其观点，即使受到骚扰和控罪，也在所不惜。

第二，在谈到人权时，世界上可能没有任何国家百分之百地清白。我自己的国家也不例外，当然，预防此类情况的措施也构成非常有趣的辩论议题，例如，第三委员会的辩论。

所不同的是各个政权如何处理这些问题。一个选择是以透明方式，在同本国公民和相应国际机构，包括人权委员会或其他国际人权文书机制进行公开对话中真诚地解决问题。

另一个选择是坚持僵硬的意识形态体制，对国际社会关上大门，并进一步加强压迫工具，希望使不合时宜的政权能够再活几年。

我国和我国政府选择第一种选择。我们在此论坛希望通过部长发言达到的目标不过是鼓励其他国家做出同样选择。我们从本国经验中得知，这并非易事，但最终将获益匪浅。

**坎伯巴奇·米根先生**（古堡）（**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的发言将十分简短，因为我国代表团不愿占用本会议厅在座各代表团更多的宝贵时间。

我遗憾地不得不提醒捷克代表，她提到的人权捍卫者不过是为一个外国服务的雇佣军，这个外国正在设法通过饥饿和经济封锁扼杀我国和我国人民。

我必须提醒她，这不是捷克共和国第一次以各种伎俩攻击古巴革命，企图给古巴人民的成就抹黑。我国代表团保留就这个问题作更长发言的权利。

我国人民在我党和我国政府领导下，决不允许古巴革命及其值得称赞的成就被某些为外国服务的雇佣军所玷污，捷克共和国政府正在给这个外国提供支持。

**下午 5 时 50 分散会**